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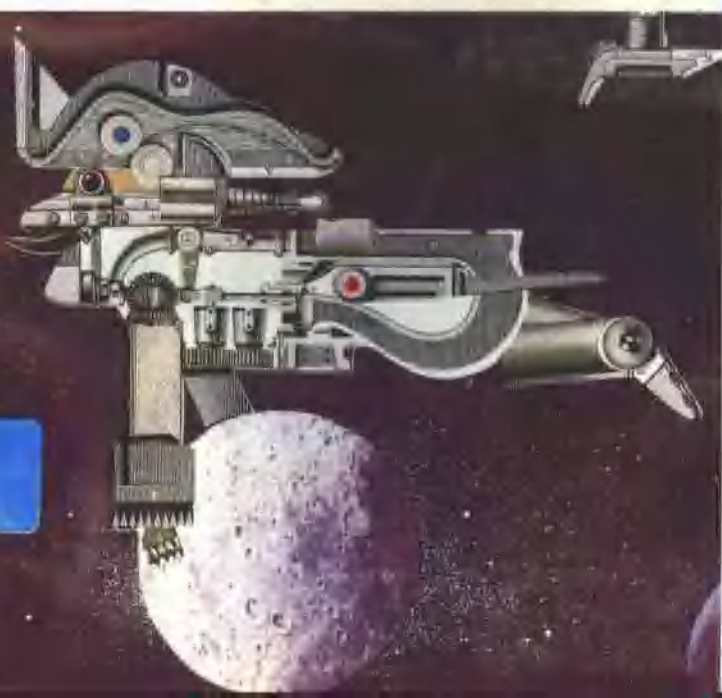
# 故事世界

## 科幻故事

赵世洲 改编

科幻故事和探险故事系列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# 科幻故事和探险故事系列

赵世瑜 主编

## 科幻故事

# 故事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|
| 神秘的小坦克.....  | 1  |
| 魔盒.....      | 5  |
| 起死回生的手杖..... | 9  |
| 过天桥.....     | 14 |
| 假 牙.....     | 19 |
| 布克的奇遇.....   | 23 |
| 大脑广播电台.....  | 28 |
| 橙黄色的头盔.....  | 32 |
| 创 举.....     | 35 |
| 雨夜来客.....    | 39 |
| 乞丐和富翁.....   | 43 |
| 密 友.....     | 49 |
| 大战火星.....    | 54 |
| 海底坟场.....    | 60 |
| 化身博士.....    | 65 |

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遇难的飞碟.....   | 70  |
| 翼手小飞龙.....   | 78  |
| 家庭教师.....    | 84  |
| 空中岛.....     | 88  |
| 拉斯的特异功能..... | 93  |
| 杰克的图像.....   | 98  |
| 返回火星.....    | 102 |
| 星期五.....     | 107 |
| 我不在现场.....   | 112 |
| 失踪者的下落.....  | 119 |

## 神秘的小坦克

黄明用木头做了一辆小坦克，他打算去弄点油漆来，把它涂得漂漂亮亮的。突然想起爸爸在搞什么“涂料”，“涂料”大概就是油漆一类的东西吧！碰巧爸爸不在家。他就从窗口爬进了爸爸的实验室。

实验室里有许多瓶瓶罐罐，黄明在玻璃橱里看到一个罐子，标签写的是“X 涂料”。

“啊，找到啦！就是这个！”黄明高兴地拿起罐子，从窗口爬了出来。

黄明用“X 涂料”把小坦克涂了一遍，一点颜色也没有看到，就像涂了一层透明的油。

黄明希望坦克有颜色，决定上朋友家去要一点油漆来，小坦克就放在窗台上。

黄明提着一罐油漆回来的时候，看见弟弟正拿着他的小坦克在玩哩。黄明急忙喊：

“谁叫你动我的坦克啊！快还给我！”

弟弟顽皮地眨了眨眼睛，举着小坦克就逃。弟弟眼看快要被追上了，就将小坦克向草地上一扔：“有什么了不起！给你！”

黄明多心痛呀，他立刻弯下腰去拣。可是奇怪，小坦克忽然失踪啦。

弟弟回头一看，坦克不见了，才知道闯了祸，急忙帮黄明寻找。弟兄俩趴在草地上，眼睛几乎碰上了青草。

“在这儿哪！”弟弟突然叫起来，“小坦克变得同青草一样绿油油的啦！”

弟弟把小坦克拾了起来，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，小坦克立刻恢复成原来的木头的颜色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黄明把小坦克放在草地上，小坦克又变成绿油油的了，简直和青草一模一样，叫人分辨不出来。他惊奇得叫了起来。

“真是怪事！”黄明说：“快告诉妈妈去！”

弟兄俩跑去告诉妈妈。

妈妈正在花圃(pǔ)里浇木。黄明弟兄俩抢着说：“妈妈，你说怪不怪，小坦克放在草

地上，颜色就变得像青草一样了！”

“什么？”妈妈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弟兄俩拿着要试验给妈妈看，一失手，小坦克落在花圃里，立刻又不见了。后来才发现小坦克悄悄地躲在一丛玫瑰花中间，颜色变得和玫瑰花一样红了。他们这才明白，这完全是“X 涂料”在作怪。

等爸爸回来了，黄明先请爸爸原谅他偷拿了涂料，然后请爸爸说“X涂料”的秘密。

爸爸把黄明带进了实验室，指着浸在瓶子里的一只动物，向黄明说：“你看见过这个吗？”

黄明仔细一看，那只动物不到一尺长，长着四只脚和一条细长的尾巴。

“是四脚蛇吧！”黄明不敢肯定地回答。

“不，这种动物，名字叫‘避役’，生长在非洲，通常叫做变色龙。”

黄明这才想起，变色龙会变色，它躲在草丛里，身体立刻会变成草绿色，躲在红花丛里，立刻又会变成红色。书上把它称作“非洲魔术师”。

爸爸告诉了他，变色龙为什么会变色。

变色龙皮肤的每个细胞里，有四种色素：红、黄、赭（zhě）、绿。这四种色素，都会一忽儿扩张，一忽儿收缩。比如，绿色素一受到草绿色的刺激，就立刻像树枝一样伸张开来，布满了整个细胞，同时，其余三种色素就收缩成为微细的小点。这时候，细胞就变成了绿色。如果变色龙跳到红色的花丛里，那么，红色素受到刺激，立刻伸张开来布满了整个细胞，其余的三种色素又同时收缩成为微点，细胞就又变成了红色。

黄明恍（huǎng）然大悟，“‘X涂料’，一定是用变色龙的色素制成的！”

“对，我把变色龙的皮肤细胞养在一种液体里，让它们好像活在变色龙的身上一样。”

“爸爸，你这一罐子‘X涂料’要割去多少变色龙的皮啊！”黄明有些抱歉，因为他的小坦克就用了许多涂料。

“不，”爸爸笑着说，“变色细胞活着，还会繁殖，繁殖得很快。能保证我不断制造X涂料。”
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黄明开心地笑了。

原作者 嵇 鸿

## 魔 盒

马小哈买了两张足球票，等着好朋友吴小明一块儿来看球。可是，等到比赛结束了，还不见他的人影。他在冷饮店喝着汽水，心里一直在想，他为什么不来？有什么理由？

旁边两位顾客大声说话引起了他的注意。只听见秃顶的老年人说：“要知道，我们的对象是人，而且是随时可能死去的病人，不是你的小白鼠……”

戴眼镜的中年人说：“没问题。已经为你准备好了。”随后，从口袋里取出一枚清凉油大小的盒子，小心翼翼用手掌托着。

老头问：“这盒里共装着多少个？”

“五百个！整整一个大医院的人力。”中年人轻轻旋开盒盖，他和老头的目光都集中在那神秘的盒子上。这时，马小哈也想看看，

是五百个什么，于是，他情不自禁把脑袋也伸了过去。

“你干什么？”中年人扫了马小哈一眼，把金属盒子盖上了。随后，他们站起身来，准备分手。中年人把盒子递给了老头。

老头接过盒子说：“我回去好好瞧瞧，做点准备。今晚的手术你也来。八点。新华街75号。”

看着他们走远了。马小哈忽然想起：“新华街75号”？那不是吴小明的家吗？八点在他家做手术，是他家改成门诊部了？还是他家有人得了重病？

这一连串的问题，怎么也想不明白。吃过晚饭，马小哈来到了吴小明家。吴小明把他拉在一旁悄悄地告诉他，他奶奶中风，正在卧室里动手术。

“大夫是不是两个人，一个秃顶的老爷爷，一个戴眼镜的伯伯？”听了马小哈的话，吴小明大吃一惊，反问一句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秦教授是下午才从上海赶来的。”

马小哈避开吴小明的疑问，安慰他说：“奶奶的病会好的，我亲耳听那个戴眼镜

的……”

“他是刘教授。”

“哦。刘教授给了秦教授一个盒子，那是一个魔盒。盒子里五百个什么来着，对了，五百个医生。五百个医生，什么病治不好？”

吴小明把头扭开，不理马小哈了。人家心急火燎的，还开什么玩笑。

马小哈不知为什么遭到冷落，迈开双脚朝门口走去，打算回家去。不料走错了门，反而走进了吴奶奶的卧室，和秦教授撞了个满怀。

秦教授用手扶住马小哈，惊愕地打量着他：“哟，怎么是你？”

“吴奶奶的病怎么样？”马小哈灵机一动，忙问。

屋里的人全都围了上来，望着秦教授。秦教授满面春风说：“手术非常成功。老人家已经脱离危险，很快就能康复。”

“秦教授，这可是医学上的奇迹！”急救站的医生首先上来祝贺。

秦教授把刘教授拉到自己身边，说：“手术成功，得力于刘教授的发明，我不过是应用

了他的发明。”秦教授接着介绍了这项发明。

“原来，刘教授研制了一批机器人。机器人小极了，最小的只能在显微镜底下才看得清。因为小，就可以通过皮下注射把它们送入人体，甚至可以像吃药一样吞下去。我们这些医生，只要利用仪器操纵，指挥这些机器人去清除淤血，缝合破裂的血管，消灭细菌……”

“啊，这真是太妙了。”众人连声称赞。

这时，马小哈壮起胆子问：“秦爷爷，机器人是装在魔盒里的那五百个？”

“魔盒？对。那是个魔盒，里面有五百个神通广大的医生。”

原作者 金 涛

## 起死回生的手杖

七月里，太阳当头照，热得人无处躲无处藏。张队长带着小杨急急忙忙赶到火车站，去提取用火车运来的四十头活猪——这是一批做种的好猪。他心急火燎地说：“赶上这个热死人的天气，活猪闷在铁皮车厢里，闷上几天，不定要热死几头呢！”

小杨也十分着急，大热天长途运猪，死几头是常事，只要不是全死，就算不错了。一到火车站，拿出提货单就大声嚷了起来：“快！快带我们提货去！”

货运管理员却不慌不忙地回答：“什么货？就那么急？”

“活猪！”张队长喊道，“死了你负责！”

管理员一听是活猪，哪里还敢怠慢，急忙把这两个人带到站台上，找到装猪的那节车

厢，跳上去扭断拴在车门上的铁丝，使劲儿地推门。张队长从门缝里看了一眼，马上说：“错了！这是一车面粉，没有猪。”

管理员说，哪有活猪变面粉的事？把他们叫上车，粗看一眼，真像是一些胖敦敦的面粉袋，仔细看时，面口袋上有毛，袋口还扎着两个角。原来，面口袋是清一色的纯种大白猪，那两个角是猪耳朵。

“坏了。咱们买的是活猪，这些猪全躺下了，没有一头站着的！”张队长急得拍大腿。

“也许弄错了吧？”小杨问管理员。

“没错。是你们的货，提货单写得清清楚楚的。”管理员认准单据上的编号不松口。

张队长真有点火了：“提货单上明明写着：活猪四十头。这些猪要是能活过来，算我的。”

双方吵得不可开交，只好挂长途电话，问发货人，他打算怎么办？

谁知道你急他不急，发货人说：“种猪是活的，照料活猪的技术员坐客车，随后就到。”

张队长生气地放下话筒，跑回站台。四十头死猪已经卸了下来，横七竖八地躺在铁

路旁。十来个孩子围在旁边看热闹，有个青年人拿着根尖头手杖，在跟孩子们说笑话哩。

青年人手里拿一个泥罐，对看热闹的孩子说：“这个小罐，是我从树上摘下来的，它是螺赢养育幼虫的‘育婴室’。螺赢的幼虫吃什么，吃螟蛉。螟蛉会飞会跳，幼虫吃不到。螺赢妈妈有办法，捉到螟蛉，就用尾巴上的针扎螟蛉一下，实际上是打麻醉针。螟蛉不动了，半死不活地呆在泥罐里，也不会腐烂发臭。这样，螺赢的幼虫就老有新鲜的活螟蛉吃了。”

“嗨，真是个绝招！”小杨听到这里，不由得赞叹起来。张队长惦着心里的事：“还不快去找送猪的技术员！”

拿手杖的青年人一听就接过话来：

“同志，你们找谁？”

“猪场派来的技术员！”小杨说。

“我就是。我叫孙青。”青年人自我介绍。

“就是你呀！”张队长脸都气红了，“你看，这就是你们送来的猪……”

“我都检查了。全部正常，很好。我正等着收货人验收。”孙青平静地说。

“我们不能收！我们要的是做种用的活猪，不是死猪！”

“死猪？哪能啊。来，咱们一同来看看。”孙青把队长和小杨拉了过来，再把手杖的尖头捅进一头猪的鼻孔里。奇怪，这头死猪忽然睁开眼睛，抖动一下身子，尾巴竟动了起来。后来猪打了个喷嚏，四条腿一挺，站起来了，忽忽悠悠，像喝醉了酒才醒过来似的。

张队长和小杨看傻了，像是在看舞台上表演的魔术，只有孩子们高兴，七嘴八舌地叫：“活过来啦！活过来啦！”

孙青捅活一头猪，又用手杖去捅另一头。张队长忍不住问：“小孙，你要的究竟是什么把戏？”

“哈哈。你把我当成变戏法的了。蜈蚣能麻醉蜈蚣，我们就不能麻醉活猪？我们没有这一手，就不敢大热天运猪。活猪坐这几天火车我得陪着，喂它们好吃的不说，不热死几头猪才怪呢！”

“又活了一头，又活了一头！”孩子们又喝起彩来。

四头，五头，六头……被尖头手杖捅活过

来的猪越来越多。活猪可不老实，它们到处乱蹿，把张队长和小杨闹个手忙脚乱。十几个孩子跑来跑去，才把四十头肥猪赶在一块儿。孙青把尖头手杖夹在腋窝里，从口袋里掏出个本来：“四十头活猪，全都健康。请在收货本上签个字吧！”

“不能签字。打过麻药的猪还能配种吗？”

“没事。我们只是用电刺激了一下猪的‘昏针穴’，猪就昏睡过去。说是麻醉，跟睡一大觉差不多。要它醒过来也容易，就像你们刚才看见那样，用电针刺激它的鼻子就行。”

一个小孩插嘴说：“我看它像根魔杖。”

孙青笑了：“说穿了也不希奇，只是头上多了个高频电流发生器。不过，你们也可以叫它‘起死回生的手杖’。”

原作者 迟叔昌